



大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七

聖

臣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襄因奏言襄有軼才上乃徵襄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善曰應劭曰不知純

絲之密也璣以為純絲良曰荷負也旃毳也
被服也純絲繒帛也言夷狄負羶服毛者難與

論縉帛之麗密也羹藜藿五臣糗去者不足與論太牢

之滋味善曰服虔曰藿音含糗乾食也翰曰

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

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

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

蓬室若廣厦之蔭廣雅曰茨覆也銑曰蓬茨

草所以覆屋者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

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五臣

愚心而抒情素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

也塞充杼申也孫軼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

乎審已正統而已善曰服虔曰恭恭敬也胡廣

王四曰正月五日公即位翰曰則為此頌之

記也上為謙辭此文首也向曰惟思也言

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

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

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

舍退普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

廣也濟曰亦如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賢人於國

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

也就成效功衆多也

筋苦骨終日矻矻苦骨反翰曰工人匠人也

人如淳曰矻矻徒作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五臣作撲清水

淬子會其鋒越砥歛其鐔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

聞吳有干將越有甌冶願此二人為鐵劍吳越

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

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淬作刃鑿也淬子妹切

鑿工練切說文云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

昌故曰越砥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歐

冶歐冶即巧冶也良曰巧冶善鑄劍人也干

將劍名樸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熟漬於水中

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歛謂磨也鐔亦刃也

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鑿汜畫塗善曰非

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剽截

也漢書音義曰剽章充切如淳曰若以篲掃於

汜灑之處也篲音遂塗路也銑曰剽斬也犀

獸名革皮也篲帚也汜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

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

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袤茂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善曰孟子曰

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註曰

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

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

也胡困切翰曰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

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述則更使

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

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

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

庸人之御駑馬

亦傷吻弊筴

五臣作

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

極馬倦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

進行曾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

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

及至駕齧膝乘去日善曰應劭曰馬怒有餘

日齧膝乘且皆良馬名也駕則日王良執靶

至故以為名銑曰驂亦駕也王良執靶霸

韓哀附輿善曰張晏曰王良郵無郵也世本云

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

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輿車也縱騁馳

驚忽如影五臣靡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

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

之追奔電逐遺風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

間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

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故服絺綌五臣絺綌作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

貉五臣貉作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五臣從心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善曰論語曰當暑絺綌給孔安

厚以居翰曰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淒

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

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賢人君子

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五臣無也是以嘔喻喻

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善曰應

喻和悅貌嘔一侯切 向曰易謂海內易理 夫

銑曰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延接也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 之策故賢臣歸之擇人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

索擇伯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五臣空之作圍

隆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 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 圖圍空虛 濟曰握捉隆盛也 齊

栢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善曰韓詩外傳

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 人有以九九見者栢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

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

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 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

九者乎栢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還 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栢公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栢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由此觀之

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善曰

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 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

臣亦助君勤求 賢良是以忠矣 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苦誠則上不然其信善

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 也 向曰揆度悃至也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

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

斥逐又非其過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

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也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

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

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

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

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呂氏春秋曰

審咸飯牛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職得行其術翰曰關去卑辱奧於潔薛而升本

朝離疏釋躄脚而享膏粱善曰張晏曰奧幽也

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屬瓊按屬

以繩為屨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

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

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故其性難正也

向註同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悅

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

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

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

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光其祖考傳業子孫此

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

有賢明之臣五臣虎嘯而谷五臣本風列龍興

而致雲氣五臣無氣字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

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

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

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

感故能運風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

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

也列清也蟋蟀俟五臣秋吟蜉浮游由出以陰善曰

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

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向曰蟋蟀蜉蝣皆蟲也候時而鳴知陰以出言

如賢人待明君而見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善仕知明時而見也

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

位之日也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今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見之大

人則天子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

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良曰皇美也多士謂眾賢也言思美眾賢生於

此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齊曰文武文王武王也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善曰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

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列布謂分布職位也

伯牙操篋五臣鐘蓬五臣門子寧烏號猶未足

以喻其意也善曰晉灼曰篋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有所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

鍾瓊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

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孫卿子曰羿逢蠅門善服射

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

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寧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良曰俟上待也

下俱欲權五臣作歡然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也言君臣相欲也千載

一會論說無疑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翼乎

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善曰春秋保乾圖曰

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銑曰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

得其性也翼飛疾貌沛大水貌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

不行濟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貢獻土物而萬善必

至也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徧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恩從祥

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善曰

為君之道異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

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翺游於四方則太平之

理永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 遵游自然之勢恬

淡無為之場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銑

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休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

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善曰尚書曰垂

拱而天下治濟曰雍容閑和貌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

何必偃仰詘信五臣作若彭祖煦吁噓呼吸

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

仲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

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

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

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向曰濟濟盛貌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

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於先零猖狂侵漢西疆善曰

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

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猖狂背漢命虎

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音真協韻善曰毛詩曰

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

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

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既臨其域喻五臣

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既臨其域喻

以威德善曰漢書曰克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

德兼行濟曰臨羌人之域宣喻有守矜功謂

天子威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有守矜功謂

之弗克善曰酒泉太守言充國屯田非便不如

擊之論語讖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銑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

罕開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

充國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請奮其旅于

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

罕之羌善曰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

曰辛武賢請震其兵衆天子命我從之鮮陽善

以擊之奮震旅衆也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罕開於鮮水陽

善曰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

之便不從武賢之策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

屢奏封章謂頻進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音剛

表言勝捷之事也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

作論

欲以

威

功

謂

如

擊

賢

謂

罕

請

奮

其

旅

于

鮮

陽

善

曰

軍故曰

後將軍

惟辭也

六師既

臨其域

喻

作論

欲以

威

德

以

示之

欲令

其降

也

有守

矜功

謂

如

擊之

論語

讖曰

重耳

反譎

伐德

矜功

銑曰

有守

謂

罕

開帝

使與

充國

共討

之

充國

喻之

使

降

賢

謂

罕

開

於

鮮

水

陽

善

曰

漢

書

曰

充

國

封

營

平

侯

屢

奏

封

章

言

屯

田

之

便

不

從

武

賢

之

策

良

曰

守

節

謂

守

忠

勇

也

屢

奏

封

章

謂

頻

進

料

敵

制

勝

威

謀

靡

亢

音

剛

兵

表

言

勝

捷

之

事

也

法

曰

水

因

地

而

制

行

兵

因

敵

而

制

勝

李

奇

漢

書

注

曰

制

折

也

濟

曰

料

計

靡

無

亢

拒

也

言

計

其

前

敵

制

度

勝

否

其

兵

遂

克

西

戎

還

師

于

京

善

曰

漢

書

曰

充

國

奏

言

凡

斬

首

七

千

六

百

級

降

者

三

萬

一

千

二

百

請

罷

屯

兵

奏

可

充

國

振

旅

而

還

翰

曰

克

勝

也

鬼

方

賓

服

罔

有

不

庭

善

曰

毛

詩

曰

內

鬯

于

也

日

鬼

方

遠

方

也

世

本

注

曰

鬼

方

於

漢

則

先

零

戎

是

也

尚

書

曰

惟

周

王

四

征

弗

庭

向

曰

鬼

方

謂

遠

方

也

罔

無

也

言

無

昔

周

之

宣

有

方

有

虎

詩

人

也

善

同

銑

注

銑

曰

宣

謂

周

宣

王

也

方

謂

周

鄉

士

方

叔

也

虎

召

穆

也

公名詩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栢栢亦紹厥

後五臣作緒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栢栢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赳赳栢栢武貌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

出師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出征西羌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向曰茫茫廣貌祚福也兆基開業人

神攸贊五臣作讚 銑曰五曜霄五臣作宵映素靈

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

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

之也濟曰五曜五星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西零不順

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東夷遘逆善曰西零即先零也濟乃命上將

授以雄戟善曰子虛賦曰建于將之雄戟向

雄戟兵器也栢栢上將寔天所啓善曰栢栢武貌也

萬魏上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銑允文允

武明詩悅禮善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詩書良憲章百揆為世作楷善曰禮記曰仲

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昔在孟五臣

後世以為楷向曰揆度楷則也昔在孟作盟

津惟師尚父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

武王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素旄一麾渾

公為師盟津河也尚父太公也一區宇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

以麾翰曰素旄旗類太公執之蒼生更始朔

風變律

五臣作楚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書

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

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

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

亡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

利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

尊故北風以變化於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善曰

南楚也言王風廣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善曰

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向曰

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太

原地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城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斃塞澤露遐荒功銘鼎鉉

音玄協韻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

誤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

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銑曰言太公薄伐詩

人尚以為艱難而况乎鄧騭至遠邊鼓旗不捨

宣帝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我出我師于彼西

鉉鼎在也乃著述人通言之我出我師于彼西

疆善曰毛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向曰我

疆出謂鄧騭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

戎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善

也翰注翰曰天子餞送鄧騭也伯長也鄧騭安

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介珪既削列

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介珪既削列

壤酬勲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向

將封騭為諸侯也列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善曰

壤謂分土也勲功也銑曰啓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開也上郡謂騭所封也

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翰曰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

酒德頌

劉伯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

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

向曰假為辭也

以天地為一朝

萬期為頃

吏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

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

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少時也扃牖門也八荒八方也

行無轍跡居無室

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閑廬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翰曰

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幕天席地縱意所

如良曰如

止則操卮執觚

動則挈榼提壺

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濟曰唯酒是務焉

知其餘

翰曰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也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

善曰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園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

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緇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向曰介大

也搢紳服飾也聞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處士有德之稱

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乃奮袂攘袵怒目

切齒

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

良曰此公子處善曰春秋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感精符曰

禍亂鋒起君若贅旒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

先生於是方捧嬰鶯承槽五臣銜杯五臣漱醪

善曰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

翰曰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膠濁酒

也奮髯踦其踞枕麴藉糟善曰漢書曰朱博

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尉佗

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髯展足倚無思無慮其樂

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也陶陶兀然而醉豁五臣

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五臣秦

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五臣欲之感情善

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俯觀

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五臣萍善曰廣雅

也焉如猶何如也向曰言見二豪侍側焉如

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二豪侍側焉如

螺果羸力之與螟名蛉音靈善曰二豪公子

羸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羸祝曰類

我父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

曰螟蛉桑蟲也螺羸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

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父則化

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

也向曰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羸螟蛉彼小

蟲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何如

此蟲言見之微小也焉何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
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
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
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
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
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

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
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
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
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穰嗣君薛叔孫通魏
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
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
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臣無此序頌曰

芒芒五臣作茫茫宇宙上塲楚錦下黷波振四海塵飛

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參下

黷言亂常也。慘不清澄之貌也。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媒也。波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賦，交錯同端。翰曰：茫茫廣遠，貌慘垢黷，濁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

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善曰：尚書曰：天祿永終。沈向曰：赫，盛肇始載運也。

跡中鄉飛名帝錄。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向曰：高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名在**慶雲應輝皇階授木**。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

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銑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

龍興

泗濱虎嘯豐谷。善曰：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濟曰：龍與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

彤雲書

聚素靈夜哭。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即高祖紀老嫗哭所殺白蛇，詳見出師頌素靈夜歎注。

良曰彤丹紫色

金精仍頽朱光以渥。善曰：漢書曰：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

良曰彤丹紫色

良曰彤丹紫色

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

也萬邦宅心駿民五臣效足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

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駉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

之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堂堂蕭公王跡是因善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

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向曰此蕭何也堂堂盛貌言

高祖因之而升帝位通稱綢繆教后無競惟人善曰毛詩

也王者天子之通稱綢繆教后無競惟人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銑曰綢繆親密貌

教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悅外濟六師內撫三秦善曰漢書曰漢

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

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聚糧以給關外

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拔竒夷難邁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之三秦

德振民善曰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

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良曰何拔韓信為

將遂平天下行其德惠振體國垂制上穆下親給於下人夷平邁行也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官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

下親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

蓋羣后是謂宗臣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

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

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善曰論語曰貧而樂

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銑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樂道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

也爰淵爰嘿有此武功善曰莊子曰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齊曰爰於淵沈嘿靜也長驅河朔電擊

壞東善曰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壞東破之

文穎曰壞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協策淮陰亞

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良註同跡蕭公善曰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

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從韓翰註

謁者鄂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同文成作師通幽洞冥善曰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

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向曰此謂張良也

舌為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良自言以三寸永

言配命因心則靈善曰毛詩曰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

友銑曰言配合天命籌策因窮神觀化望影

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中也五臣揣情善曰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為趙畫

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關鴻

門是寧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

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

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

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 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
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
物亦莫能逃形也 翰曰寧安也

隨難滎陽即謀下邑 善曰隨難滎陽見下文漢
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

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 良曰九
江王英布 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
破也 向曰酈食其勸封六國良隨後難之下
文備矣高祖兵敗還至下邑高祖曰吾欲取關
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黥布韓信彭越可以
破楚必矣滎陽 **銷印** 忌 **廢推齊勸立** 善曰漢
下邑並是地名 **銷印** 忌 **廢推齊勸立** 善曰漢
羽急圍漢王滎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
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
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
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

王曰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
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
印驅致越信 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滎陽
漢軍乏食酈食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從
其計令鑄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
計急令銷印甚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
欲假封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
請立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善曰
漢書

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
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
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
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
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
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
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
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濟曰固陵地名三王

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
從風羽死烏江而董翳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
五人各得其一体高祖乃封五人
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 **霸楚寔喪皇**

漢凱入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良曰霸
楚謂項羽也寔寔也喪亡也皇大也凱

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 **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
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

跡黃老辭世却粒善曰史記良曰願弃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

引輕身 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
戢藏也言良和顏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

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 **曲**區 **逆**過 **宏達**
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

好謀能深善曰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曰好
謀而成 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

也 **通游精杏漠神跡是尋**銑曰平常好 **重玄匪奧**
道術玄理也

九地匪沈善曰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
重天之巔 濟曰匪非與深也言平

妙知天道地理則 **伐謀先兆擠**濟 **響于音**善曰
天地非為深沈也

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
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鴟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
其聲者也 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

始事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 **奇謀六**
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

奮嘉慮五臣 **四廻**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
作聲 **規主於**五臣 **足離項于懷**
向

曰奮出也四廻謂廻 **規主於**五臣 **足離項于懷**
轉於天下四方也

向曰規諫也韓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使請
於高祖高祖怒平乃躡高祖足諫令封信為王

又平以金離間項羽君臣 **格人乃謝楚翼寔摧**
羽遂疑范增是其離懷也

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銑曰格韓至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已摧折

王寤執胡馬洞開 濟曰韓信及平謀令高祖為匈奴所迎 祖用其計而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迎

文以謀哭 五臣作送 **高以哀** 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 **灼灼淮陰靈武**

冠世 翰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貌 **策出無方** 崩平馳至宮哭殊哀

思入神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 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 **奮臂雲興騰跡虎噬**

銑曰奮振也言其心勇疾如 **陵險必夷摧剛** 五 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齧也

作則脆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 脆矣夷平也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善曰漢書

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 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

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 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 良曰肇始也

漢濱謂項羽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 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

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 **京索** 桑 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 **既扼**

引師北討 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 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 **濟河夷魏登**

以信為左丞相擊魏 **山滅趙** 善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

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罍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威亮

火列 五臣作烈 **勢踰風掃** 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

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 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

信為猛烈破敵之勢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善曰過於風掃言易也 漢書

曰信進擊代擒夏說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

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

曰草上之風必偃 濟曰破代齊二 **二州肅清** 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

四邦咸舉 善曰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 良

註 **乃眷北燕遂表東海** 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筴發使使燕燕從風

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

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昨太師以表東海杜

預曰表顯也 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

立為齊王也東海 **克滅龍且** 子爰取其旅 善曰齊地也表猶立也 漢書

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雜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

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 **劉項懸命人謀是** 龍且楚卒皆降之

與念功惟五臣作推德辭通絕楚善同銑註銑曰

信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

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

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

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彭越

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楚王之望

觀時弑迹五臣作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善

杜預左氏傳註韜藏弑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

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

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此

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

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

勇志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威凌五臣作陵楚域質委漢王靖

難河濟即宮舊梁善曰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

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

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

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

謂項王也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

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

故云舊梁也言

烈烈黥布耿耿其眚五臣作眚

如舊之有也

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

之周易曰虎視眈眈

猛也眈眈虎視貌此於虎言猛也眈眈視也

冠疆楚鋒猶駭電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

銳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

勇急如雷電之驚也疆楚謂項羽也

觀幾蟬

名

烈烈名

名

名

名

蛇稅悟主革面

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

飲不食三十日而蛇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

也 肇彼梟風翻為我

來北面事之悟覺也革改也 肇彼梟風翻為我

也 扇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 天命方輯王

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助也 天命方輯王

在東夏 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

謂布為 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善曰三雄韓信彭

淮南王 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越英布漢書曰漢

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 兵來黥布隨劉賈

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 向曰矯矯

雄勇貌垓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善曰元凶謂項

下地名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羽班固漢書張

湯迷日既成寵祿亦雁咎慝 銑保大全祚非

日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銑保大全祚非

德孰可諫之不臧舍福取禍 善曰左氏傳楚子

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

怡 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固也周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俯思舊恩仰察五

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 紆 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

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 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

有故遂歸 思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

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善曰漢書

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殺

趙王歇於襄國泚音祗 銑曰脫遺也 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

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

於泚水上是報辱也趙 悴葉更輝 五臣作耀 枯條以冀州分野故曰北冀

肄 善曰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

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 王信韓孽宅土之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

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 善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

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

良翰 盧綰自微婉變我皇 善曰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

班固漢書孝哀紀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 向曰綰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綰出入帝

卧内婉變相親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 善曰漢書曰羣臣知

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 銑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言其功則

所封土爵已過其德蓋上心 人之貪禍寧為亂

亡善曰漢書曰高祖崩縮遂將 衆亡入匈奴

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濟曰言人

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縮為叛亡入匈奴

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善曰

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

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折鄢上以

銷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

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銷呼玄切

鄢持 肅肅荆王董我王軍 善曰漢書劉賈將二

益切 董督也 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善曰漢書

安國尚書傳曰 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問招楚大司馬周殷庸親

周殷反楚佐賈 向曰殷多薦進勲功也 庸親

作五臣 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 善曰

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

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濱 銑曰

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

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為荆國也 濟

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劔永言

固之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

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

伏劔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良曰

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

也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

也

也

子邦家之基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義形

於色憤發于五臣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善曰漢書

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

丞相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

亡與亡向曰高祖既崩吕后欲廢絕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也呂后

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

呂氏可謂末命是期也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木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強敦厚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善曰漢書曰略銑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周勃為人木曾是忠夏

惟帝攸歎平聲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善曰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

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稀奄有燕韓善曰漢書

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勃破縮軍上蘭定上谷占北平

遼西遼東良曰鶩馳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寧亂以武斃

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善曰漢書曰高后

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栢子謂范宣子曰夫剋亂在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

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

迎皇帝代即張衡羽獵實惟太尉劉宗以安賦曰開閭闔兮坐紫宮善曰漢書曰高后

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向曰挾功震主自惟是也時勃為太尉也劉宗漢也

古所難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之功震動君主 **勳耀** 五臣 **上代身終下藩** 善曰

自古所難為也 **勳耀** 作曜 **上代身終下藩** 漢書

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

相就國薨 **齊曰勳功也** 言勃免相國出於下

藩而薨也諸侯之國曰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 善

下藩即所封絳是也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 善

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 良曰

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祖立為沛

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 **宣力王室匪惟厥**

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 **宣力王室匪惟厥**

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請項掩淚寤主 善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

事急乃持盾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

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 有隙臣恐天下解心

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

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

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

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

力禮記曰揔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

曰金曰磬以篤敬悟主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

忠信自著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

率爾徒從王于征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

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

以加 **率爾徒從王于征**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

其乃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眾

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

爾汝徒 **振威龍蛇** 五臣作 **攄武墉城六師寔因**

眾也 **振威龍蛇** 五臣作 **攄武墉城六師寔因**

克荼禽鯨 善曰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

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鯨布兩陣以破

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

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

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

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

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

展曰地名也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

善曰毛詩曰猗歟那歟又

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也

戎軒肇

跡荷策來附

善曰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負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鞭策以奉事也來

附謂附

高祖也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

謀

去聲協韻

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蹶

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肩頓乃

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因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

穎陰銳敏屢為

軍鋒

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敏達也鋒謂為先鋒也

奮戈東城禽項定

功

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乘風

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

善曰漢書曰嬰渡江

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

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譽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

光大啓

陽陵之勲元帥是承

善曰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齊歷

下軍屬相國參殘博

翰曰此謂傳寬也勲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

定齊地遂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

封勲爵

善曰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

作懲

致維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

向曰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伐謂以義伐敵

克之易也銑曰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言恢

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恢

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五臣名都東

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善曰漢

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指成臯以東屯鞏維以

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歸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

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

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翰曰此謂酈食其

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向曰名

都謂滎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是也濟

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據敖

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輜軒東踐

敖庾倉名三塗山名規守即就也

漢風載袒身死于齊非說之辜善曰漢書燕趙

已定唯齊未下

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

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

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

銑曰輜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

寔念言祚爾孤善曰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

其封其子為高梁侯

建信委輅被褐獻寶善曰漢書婁敬脫輅見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

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

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良

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為輅

車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獻說令都長安

可謂大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豐

寶也

善曰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

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柔遠鎮邇寔敬攸考 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

齊曰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 善曰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

選善也 **往制勁越來** 昂藏貌言賈善為言說也貫通也

訪皇漢 善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爾雅曰訪謀也 **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善曰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賜之印初尉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賈稱臣受漢約而來歸

漢之德也訪歸也 **漢書**

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

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

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

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

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伐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

家之彥 向曰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彙倫敦而舊章缺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

百王敝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峻嗣制禮下肅上尊 濟曰朗明昏暗也 **漢**

漢拜通為博士号為稷嗣

也古其制禮儀下敬而穆穆帝典煥其盈門

風晞三代憲流後昆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

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

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

尚書曰垂裕後昆包曰穆穆美也煥盛也

良曰晞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

禮儀之風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

也猶嗣無知敏獨昭五臣作照奇跡察侔蕭相貺同

師錫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

上封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

知向曰此謂魏無知也敏達作比也貺

猶慶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

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

下定慶同堯時衆舉舜而洪水理書云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

資於敵紓五臣作舒漢披楚唯生之績善曰漢書漢

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

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

毛詩曰鄆水東注維禹之績銑曰黥布本屬

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

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

績謂唯何之功也

生者有德之稱

皤皤音婆董叟謀我平陰三軍

縞素天下歸心善曰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

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

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

善曰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

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

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

善曰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

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
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向曰此謂新成三老
董公也皤皤老貌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

南振楚威自撓奴教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

惟人何識之妙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

深壁今榮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

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

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

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良曰秀朗

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向

曰袁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

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振謂

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

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

也紀信誑項軻以軻軒是乘攝齋五臣作齋赴節

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善同翰註攻榮

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

聞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

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軻軒

輕車也攝齋樞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

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周苛慷慨五

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興也周苛慷慨臣

作心若懷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形可以暴志

不可凌五臣作陵善曰漢書曰楚圍漢王榮

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

項王怒烹苛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

也陵欺也貞軌借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

是膺

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義陳重出則雙升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

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 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

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

向曰軌跡亮信升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

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

高平 天地 作命 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

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

輝 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

羽羽歸太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

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

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

國故號平國君 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

並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

祖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封侯為平國君故云

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

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女老曰

媪此上三十人頌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善曰

畢此下揔述其事也 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

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

聽從者衆若風之過 忽感之各以清濁應物

也 翰曰言風動過於萬物之中無清濁皆應

聲響亦如功臣各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 善曰周

效其才以成大業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濟曰大人君

子也利在所往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也 **弘海**

者川崇山惟壤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

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

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向曰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衆川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

之言帝王成功亦須衆賢成之也韶護錯音袞龍比象善曰漢書曰舜

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袞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良

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色

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善曰毛詩

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向曰天網謂同濟天下離亂若

整網紀也劔宜其利鑿獻其朗善曰廣雅曰鑿炤也鑿謂之鏡翰

曰宜猶用也鑿鏡朗明也言羣臣如用劔之文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

武四充漢祚克廣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

詩曰克廣德心向曰衆賢文武之悠悠遐風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

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并序

夏侯孝若善同銑注銑曰滅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

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

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善曰漢書

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

魏建安中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也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善曰漢書平原郡有

樂陵縣也向曰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又為樂陵郡人也

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

五臣也故薄游以取位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

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

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銑曰濁世苟出謂武帝奢侈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位也

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善曰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

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向曰苟出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

縱貌傲慢也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善曰

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

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

帝以明其大臣節也

詼諧以取容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逢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啁也口

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翰曰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

義為也詼諧取容謂戲弄以悅主上之容也潔五臣作絜其道而穢其跡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向曰清其言志清而為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知也

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

序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

羣也 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

而隱也 向曰弛張 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

猶表榮也羣道也 善曰楊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

瞻智 良曰曠寬瞻多宏大也 侗 天 儻博物觸

類多能 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倣儻之畫

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

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翰曰儻謂奇才也 合

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 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

贊於神明而生著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裁往

向曰合道通變在於妙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

贊猶 通也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

家衆流之論 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

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

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往南

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

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名家流墨家流從

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 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

逆之數

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精足以食

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濟曰又有疾惠之辯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

逆刺豫知前 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善

事也數術也 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

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也

乃有五臣 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

向曰計數也 盡其功 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

盡其功 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

盡其功 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

盡其功 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

盡其功 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

常習自盡其妙理 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

謂天性而知也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

心耳所暫聞不念於心 翰曰言諸術皆繞經

於目則諷誦不念近過於 夫其明濟開豁呼包

耳而聞藏於心謂明惠也 含弘大陵轢 歷 卿相嘲 五臣 哂豪傑籠罩靡前

踏 臺 籍貴勢 善曰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踏籍 鄧展曰躡也 向曰陵犯轢踐也

嘲哂謂戲弄也 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無敢 前與之通言者胡皆籠罩在於心骨也踏籍猶

殘暴也言不畏貴 出不休顯賤不憂戚 五臣本 勢之士也靡無也 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仕不求 戲萬乘若容友

其榮貧賤則不憂也感亦憂也 視儔列如草芥 善曰十州記曰胡弄萬乘傲王 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視之如草芥 良曰萬乘天子也 儔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 雄節邁倫高

氣蓋世 善曰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翰曰言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最高也

邁過 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 五臣作也 善曰孟子

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

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 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

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 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向曰言其才器超拔羣類游 談者又以先生噓 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

虛 吸 許 冲和吐故納新 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 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

養形之人也 銑曰噓吸謂吹歎也冲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

養形存神也 蟬蛻龍變棄俗登仙 善曰淮南子曰至人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

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濟日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謂解神交 五臣

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 神交 作變 造

化靈為星辰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

劬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

為鳴夷子言其變化 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 無常也

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

得而知也 良曰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善曰京忽恍謂幽微也 都洛陽

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 覩先

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

遺像 五臣作象 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 譏之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像謂所畫形

也 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

焉 銑曰逍遙謂徘徊也祠宇亦其辭曰 廟也 翰曰慨然猶悵然也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 善曰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

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向曰 矯矯高貌肥猶樂也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

俗而居退不終否進亦 五臣 避榮 善曰周易曰其正道退不終否謂志不通也 臨世濯足希古

否故受之以同人 銑曰退無 臨世濯足希古

振纓

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良曰臨

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

無滓既濁能清

善曰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濁而徐清冲而徐盈翰曰涅黑泥也滓穢

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

無滓伊何高明克柔

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

克濟曰伊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明能為柔道

視汙若浮

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汗殿弛張沈浮銑曰此亦疊上辭也言其

視濁汙之理若清也謂樂在五臣作必行處儉不以為耻也浮猶清也

罔憂

善曰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作淪銑曰處樂時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

跨世陵時遠蹈獨游

向曰跨越也蹈步也瞻

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

善曰莊

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嚼予有何規於老聃哉良曰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

想朔遠跡也爰於也蹤跡也向曰邈邈遠也猶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也

朝隱和而不同

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

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良曰染近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

位聊以從容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

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濟曰下位謂朔為太中大夫也

茲邑

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敬零雨其蒙爾雅曰適往也

敬

問墟墳企佇原隰

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向曰企佇謂望

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處

墟墓徒存精靈永戢

良曰戢藏也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

翰曰下人思其軌則立祠廟於此也

徘徊寺寢遺像在圖

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司主其寢廟也圖畫也

周

旋

五臣作游

祠宇庭序荒蕪

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

銑曰東西廂曰

序椽棟傾落草萊弗除

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

良曰椽椽也萊

高肅肅先生豈焉是居

濟曰肅肅清貌言其豈於此居

是居弗

形悠悠我情

五臣本作精子衿悠悠我心

善曰毛詩曰青青

真形使我悠悠遠思也精猶思也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

古有德

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

天秩有禮神監孔明

善曰尚書咎繇曰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

監其忠信甚可明也

彷彿

五臣作

風塵用垂頌聲

良曰言

其高風清塵故此用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善同濟注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

濟曰檀道鸞晉陽

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

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

衆民不能相治為

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

之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

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

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

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翰曰三皇五帝更

選興盛雖歷遠代而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

武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

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註曰武象象伐時用

干戈也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

武功以取言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

各異道也善曰鄧析

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

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

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善曰尚書咎繇歌曰元

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略也雖善本無遭離不同且善

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

雖

雖字

遭離不同且善

且跡有優劣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

殊迹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至於體分

干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

實固道契不墜風美五臣所扇訓革千載其揆

一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實兆上

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故二八升

理天下一也契合扇振革改揆理也

而唐朝五臣盛伊呂用而湯武寧善同銑註

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三賢進而小白

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

魏武子司空季子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

朋也小白齊桓公名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

魏武子賈佗狐偃也中古凌五臣遲斯道替矣

重耳晉文公名也翰曰替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

廢也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

謀自顯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

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向曰謂私

行請託以求其官榮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

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向曰方地也

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

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遽窳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

魯連以之赴海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

之又曰窳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衰世之

中保持明善本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

樂毅古之流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

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向夫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驥驥

駕監車上吳坂遷延負軛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向曰伯樂善相馬者

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知也時值龍顏

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善曰漢書曰高祖隆

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頡頏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

之傑也銑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曰控猶用也

盡其忠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代也蕭曹

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良曰蕭曹謂

三代夏殷周也言雖才不及靜亂庶人抑亦其

次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勳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

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

如語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

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默也

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

君難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

非遺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

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為難也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是為難也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

生所以垂泣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

夫萬歲一期有生可為流涕者二

之通塗善曰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其解

者是曰暮遇之也翰曰有生謂生人也千載

一遇賢智之嘉會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

列為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雅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嘉之

會也向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

也曰嘉善也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

志謂三國志也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

世一時也五臣無也字良曰文若懷獨見之明

而有救世之心善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

吾以救世向曰魏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

臣苟或字文若也莫出魏武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中言文若所能則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

北面以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濟曰言或舉賢

事魏朝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眩為已明鑒故久而益明也籌畫不以要功故事

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籌策不貪

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或有直言於太祖

亡身也欲匡漢故云明順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善曰老子

帝位也時卓偏遷獻帝於長安也公達慨然

志在致命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見獻帝危故志在致其命以匡漢室也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

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也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濟曰

也軍府曰幕源流趣五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

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五臣有名教

有寄乎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

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匡漢亦與荀彧同

也翰曰謂其與或志同或之死矣而攸則存

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夫仁義不可五

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有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而分守次之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

尊也致理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生理不可

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彧以不全故達識攝其契

善曰鷦鷯賦曰生生之達識君子行其義事也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良曰崔

言二荀相與廣此臣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崔

生高朗折而不撓善曰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向曰

崔琰也亦魏臣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

朗明折勇撓曲也善曰鍾會與吳

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主書曰執笏之

心載在名策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

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

君也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臣漢

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臣

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

也后謂若乃一旦進重君臣易位則崔子所

君也善曰漢書曰羣臣謹

有不與魏武所五臣不容善曰漢書曰羣臣謹

即天子位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

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

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

許而魏武所不含容者也與許也夫江湖所

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

身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

則載舟亦能覆舟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

全身今琰以義見禍是所以亡身

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然而先賢王

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物五臣者乎善曰漢書公孫攸曰攘袂而正

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玉之摧碎也

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又以亡矣

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孔明盤桓俟時而

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

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治國以禮

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

善曰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蜀志曰

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

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善曰皆泣也及死也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及其臨終顧託

五臣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

五臣色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

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

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

也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

際良可詠矣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向曰先主勅

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義無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間實可讚詠也公瑾卓爾逸志不羣

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

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也

謂童子之髫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摠

也伯符策字素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善曰

猶心也契合也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

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

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軍披退翰曰晚節謂

壯年也曜奇謂用兵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

分職於軍事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

曹公軍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善曰吳志曰瑜還

於赤壁年三十六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子布佐策致

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延譽之美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良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也佐策謂

輔佐立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吳志曰策

計策也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吳志曰策

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

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

之伯也翼戴天子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

於昭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權悲哭未視事昭謂

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肆匹夫

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

神

情所涉豈徒蹇愕

而已哉

善曰周易曰王臣

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

瞽之言字書曰愕直也

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

也

善曰吳志曰孫策

稱蕃遣張彌至遼

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

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

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

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

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

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

夫一人之身所照五臣未異而用舍五臣

捨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内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

此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况沈棄

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善曰家語

侯之有冠禮有自來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

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統曰雖詩

於神明者也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君子

事或有乖異也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風軌德音

處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其德音為天下作法度者

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

不可廢而不述故復撰序所懷以五臣為之讚五臣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

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

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

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

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

承宗陳泰字玄伯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善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

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洪飈扇海二溟揚波

善曰揚波喻亂也銑曰洪大飈風虬虎雖驚

風雲未和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向曰

臣未相應合也言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善曰周

驚者動而求應也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翰曰

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赫赫三雄

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

並迴乾軸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良曰赫赫盛貌三雄謂三國

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競收杞梓爭采松

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

竹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

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

松竹也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堅也

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

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善曰

善鳥皆喻賢也銑曰鳳龍蘭菊並比德英雄

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栖

伏也亭秀也言無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

者皆出見於時也

微探曠曠奇賞要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

章又曰探曠索隱鉤深致

文選四十一卷

五十二

遠 向曰此謂荀或也文若字也英英鮮明貌
洞通照明也 翰曰賾求賞探也探求奇要之

道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 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
也 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

而行故不免也 良曰言其明也彌益也 文

明映心鑽之愈妙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
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

曰鑽之彌堅 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 滄海橫
識理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

流玉 向碎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
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銑

曰滄 橫流言天下逆亂也玉石 達人兼善廢
同碎 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

已存 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 謀解時紛功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濟字 善曰老子曰解其 始救生人終明風槩
紛 濟曰紛亂也

古代及 善曰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
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典義兵以
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

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
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翰曰風槩節槩

也謂不順太 公達潛朗思同著蔡 善曰法言曰
祖取漢位也 樗里之智也

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著蔡也 良曰此謂荀
攸也公達字也朗明也蔡龜也著以下龜以筮

言思慮潛明有如 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
卜筮預見其事也

跡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善曰魏志曰
荀攸與議郎

何顛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攸繫獄顛憂懼
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

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揚復碑曰景命
不延邁此顛沛 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

動攝羣會謂統攝衆事也濟曰邁遇也顏沛亂也銑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益如通情情幕裏筭無不經善曰魏志

秦言其器量勇大也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情情翰曰情情安靜貌幕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籌筭事理無所不經也疊疊通韻跡

不暫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善曰史記趙惠文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向

曰疊疊進也言善謀所進如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暫停滯也銑曰尺璧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才可寶過於十

五城之價故顧知五臣能拯五臣物愚足全生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而晒之晒笑也薨太祖每稱公建外愆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

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向

曰言其內智筭能極於物而外貌似愚能遠害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郎中

温雅器識純素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為郎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

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向曰此謂袁煥也郎中官也純素謂與衆不雜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

心汪汪軌度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銑曰真正也諒信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志成

弱冠道敷歲暮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

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良曰弱 仁者必勇 冠二十歲也敷布也歲暮謂年老也

德亦有言 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濟曰言煥仁而能勇也太

上立德其次立言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 善曰魏 謂煥言詞忠正也

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 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

備煥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煥曰 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

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 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

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佗日事劉將軍猶今 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

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列子曰至人 者神氣不變 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

遇危懼之時神氣不行不脩飾名跡無愆 易也恬然謂安也 善曰班固

漢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向操不 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

激切素風愈 五臣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磋 作逾 鮮自有純素之風雖在濁世

愈鮮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 明也

魚力反 善曰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 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

翰曰此謂崔琰也天性踈通而明明朗 **忠存軌跡** 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嶷高貌

義形風色 善曰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 矣 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位琰

每折之義見於風 **思樹芳蘭剪除荆棘** 善曰芳 神顏色也形見也

君子荆棘以喻小人 向曰芳蘭謂忠賢之人 士也樹立也荆棘謂逆亂人也剪除言殺也

惡其上時不容哲 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翰曰

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

不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

琅琅先生

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良曰琅琅珠玉貌先生琰也言

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向曰塵霧謂恥辱也

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耻辱也曹

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

運極道消

碎此明月

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

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

之與訓書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

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

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

珠景山恢誕韻與道合

善曰相子新論曰老子

良曰此謂徐邈也景山字也恢誕大

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

形器不存

方寸海納

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

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心存萬物不專存一理方寸之心如海之納百

川也言其和而不同通而不雜

善曰論語子曰

包舍廣也

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良曰與時和

遇醉忘辭

光其道不同理通於衆其心不雜

在醒貽荅

善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

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

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

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歷

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

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友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

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

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

長文

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

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善曰尚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

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濟曰戴輔也元首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湯愧耻不能

致君如堯舜之德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

盈耳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

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

是輔臣之過故懼若在已也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直言滿於

帝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善耳

言德喻玉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玉雖美麗光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微薄天下所知也

也踰過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五臣准

無假全身由直跡洿鳥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

易善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

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徵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

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銑曰泰初夏侯玄字濟曰器

量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准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洿濁也匪非也

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虛偽而玄終始不變衆姦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

若義心所切以為處死非難但正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竟以此被誅萬物波蕩孰

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

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翰曰萬物波蕩謂天下亂如波浪之沸蕩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五臣既同情禮兼到善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性之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為浮偽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盡臣下之節情禮不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教女求仁不遠期在忠孝失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教女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文

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其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翰曰烈烈謂威勇貌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向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剛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斷簡大也言能斷割大事志在高構增堂及陛善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善曰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

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大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匡救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人堂堂

孔明基宇宏邈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濟曰此謂諸

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貌器同生民獨稟先

基宇猶器度也宏大邈遠也善曰孟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

覺善曰孟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人同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標風流

之道可以為也器形也覺寤也標從才榜風流

遠明管樂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

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崔叔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曰標榜

人之風流遠明管初九龍益雅志彌確善曰周

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

謂之蟠龍百六道喪干戈迭用善曰漢書陽九

向注同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百六

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苟非命世孰

之厄迭遞也干戈遞用言亂也掃從土霧霧莫貢反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

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孔安國尚書傳曰霧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霧霧昏

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宗子思寧薄言

世之賢豈能掃除天下之亂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

解海內懸急之災先主漢之孫故稱宗子釋褐

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亮以

中林鬱為時棟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表崧

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向曰釋去也褐衣

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

之臣也鬱盛貌言其為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善

國之要如屋之有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善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翰曰此謂龐

統也士元字也弘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也

融明也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

也

先生標從才之振起清風善曰孟子曰親親而

知始始以知終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銑

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

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振

古人之網繆哲后無妄惟時善曰毛詩曰網繆

猶纏絲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良曰

網繆思密貌哲后謂先主也無妄惟時謂當窮

災之時也易無妄卦云夙夜匪懈義在緝熙善

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善

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維清緝熙

濟曰夙早匪非懈墮緝和熙明也言其早夜非

敢怠墮義在和明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善曰蜀

政治以平天下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

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剋

中 五臣 **正** 豈 **曰** 摸 五臣 **擬** 實在雅性亦既羈勒

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善曰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

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

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 **銑曰** 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祿秩以為驅策

如良馬之有絡 **公衡冲** 善本 **達秉心淵塞媚兹**

一人臨難不惑 善曰毛詩曰秉心塞淵又曰媚

黃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

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

子臨危難之 **疇昔不造假翮鄰國** 善曰蜀志先

事行而不惑 **權** 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

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

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 善曰蜀

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濟曰徽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嘗諫先主也退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自諸葛亮至此並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 蜀臣凡四人

臣須顧眄 善曰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紜

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眄乃為用也 **公**

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善曰崔寔本論

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矣 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明也獨見猶獨

斷也 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 **桓桓** 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

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善曰衡霍

之境 向曰桓桓武貌霸迹謂漢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

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 **卓卓若人曜奇** 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

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善曰淮南子曰夫道

誘曰三光日月星也 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

口也參三也三分者言三國也 **子布擅名遭世** 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

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 善曰吳志曰張昭彭

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

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携手遜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

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良曰撫猶歛也言其如鳥歛翼於鄉問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王略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

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五臣本匡此霸道善

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濟曰略道也威

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桓王之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

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善曰吳志曰

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翰曰孫權即

位追謚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

大業帝業也純安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

老臣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良曰南

面天子也寔實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

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翰曰才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而靜亂

言君臣相須乃成其業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字敬拔跡

草萊荷檐五臣吐奇乃構雲臺善曰吳志曰初

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

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向曰君不可

猜於臣也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字也昂昂出羣貌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檐謂賤者之事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善曰

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剛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

無鵠鵠固慎名器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

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鵠鵠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翰曰私位謂兄弟之次也**伯言蹇蹇**五臣作

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五臣作亦**獻替**善曰周

臣蹇蹇匪躬之故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蹇蹇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

也請事有可者**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進之否者替之

忠而獲戾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

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太傅吳絜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元歎穆遠**正直招君生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

神和形檢從五臣**如彼白珪質無塵玷**善曰毛詩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玷缺也

立上五臣**以恒匡上以漸**善曰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

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潔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臣

正也正其君上必清不增絜濁不加染善曰言以漸諫不為疆也清不增絜濁不加染得清濁

之宜也 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

也 仲翔高五臣亮性不和物善曰吳志曰翻性也 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

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好是不羣折而

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五臣過孫陽放同

賈屈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平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

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

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

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騏驎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

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

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踈之以誼為長沙王太

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

因以自諭 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忘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 翰曰屢摧逆鱗謂犯顏直

諫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陽古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為君主所知乃遭遷逐

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遇孫陽也是同乎賈誼屈原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並吳臣凡七

人 洗洗衆賢千載一遇善曰毛萇詩傳曰洗洗

遇已見上文 向曰此摠述 整轡高衢驥首天 三國之美也洗洗衆美也

路善曰鸞鵠賦曰葍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

府詩曰天路隔無期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大路也驤舉也仰

挹玄流俯弘時務善曰毛萇詩傳曰挹對也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流澤

也俯下也弘安也名節殊途雅致同趣善曰周易曰殊途同歸嵇康贈

秀才詩曰仰慕同趣銑曰人之名節雖則殊途事君之義亦同趣理日月麗天

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

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

論語比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翰曰日月著天下人

瞻之不墜仁義在人用之尚想遐風載挹載味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也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善曰羊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暉冠世魏畧王朗

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向曰言庶幾想

衆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

方通四十七卷

九

冰玉堂書

